

綱鑑易知錄

宋

八十二卷

113

537

43



門 413
號 537
卷 43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一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郎氏寄贈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

金初將為司農丞附秦檜力贊和議至是以綱觀文

殿大學士隴西今陝西公李綱卒於福州。今福

綱鑑易知錄

卷八一 宋高宗

建福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

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

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

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朱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雲間張氏曰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鼎變夫定都之義。與夫不能察檜之奸。蓋可見矣。

李綱一世偉人

趙李定論

綱夏四月韓肖胄罷綱五月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

寇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檜以其言不讎答也詩大雅抑不讎甚懼謂給事中馮楫

楫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

慮獨君鄉向張浚獨慮君意未測上意然上意不可測君其為

我探之楫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

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福國不用此

人檜聞之喜綱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

金人于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復其城撒离喝走鳳翔由是

高宗誓不用張浚

綱監易知錄

卷八 宋高宗

二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不敢度龍分屯。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之軍。得全師而還。于順昌元术走汴。目初錡赴東京。汴至渦口。見上卷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惡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至順昌城下。謀謀之細作。今報東京已降。因與知府陳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乃寘家寺中。積積怒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

直用鞞尖趨倒

浮橋濟敵

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斫也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辯便上聲。髮者輒殲殲也。盡之。敵眾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元术在汴聞之。即索鞞鞞本字。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元术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鞞尖趨同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猶黎明也。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潁在鳳陽府太和縣界。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

洪皓自金密奏

渴食水草者輒病。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更番休息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術拔營去，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術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既而洪皓見七八卷十七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燕山見上卷二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綱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綱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

岳飛將京西之捷

田晟涇州之捷

貴牛臯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苦濫反闕也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臯相繼敗金人於京西。綱樓焞罷，綱遣使諭岳飛班師。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綱閏月，金人寇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破走之。綱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綱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屬江南淮安府父老莫指也金

耕夫荷鋤
觀軍

夜未易
當

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戈耕夫皆荷鋤而觀。綱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毫而遁。俊入毫，遽還壽春。綱俊遣統制王德復宿州。金守將馬秦降。宿州屬江南平。德乘勝趨亳州。屬鳳陽府與俊會於城父。在亳州故城時酈瓊見上卷與葛王烏祿在毫。聞德至，曰：「夜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壽春。今鳳陽府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今山西安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

王夜

縛時止。見夜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义。綱安置趙鼎于潮州。鼎秦檜惡，鼎居越。越州即紹興府偏已徒知泉州。今福建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干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民也錢謫官居興化軍。治福建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巳。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今廣東安置。綱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綱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

綱鑑

朱高宗

五

岳飛郾城之捷

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綱**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目**飛留大軍於潁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今開封府郾城縣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

岳飛破拐子馬

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乖上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酌斫也。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見七六卷三四雲將背見七九卷二五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

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樂典會太行。見上卷忠

義。見同兩河。河北蒙傑敗金人於垣曲。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又敗之於沁水。見二十二卷遂復懷衛州。見十七卷斷金

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寇騎五百

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吸。移陵臺。令行。上聲視

也。巡視諸陵。葺治之。綱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

官。綱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目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

岳飛奉詔班師

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見五二卷相。見同上澤潞。見七卷

管。見同上絳。見七卷汾。見同上隰。見同上之境皆期日興

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

自燕。見上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

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肉。傷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

黠。入聲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

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記崔虎華旺等皆率

揭旗以岳為號

待岳家軍來即降

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欣入查等亦密受飛旗

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

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見七五卷十一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

渡河而秦檜欲書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以北與金和諷臺臣

請班也還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載衣物車疾走

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

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直抵黃龍府痛飲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乃自鄜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

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見三五卷二十一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

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漢水在湖廣襄陽府上六郡

聞開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

叩同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

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汴京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

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

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

書生叩馬說兀朮

書生至言

兀木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見上卷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靜軒周氏日嗚呼宋事至此沒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我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燕亦可復不惟讐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擢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

秦檜固萬世之罪人

功贖罪不亦可乎日禮君命名不俟駕遠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况十金牌日送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於冊則惜之之意可見

綱八月貶祕閣脩撰張九成等官。目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邠州。今湖廣寶慶府喻樛知

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見上卷凌景夏知辰州。今湖廣辰州府

廣辰州府。樊光遠閬州。見上卷學教授毛叔度嘉州。今四川嘉定州

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於趙鼎曰。

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

張九成從龜山學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一 宋高宗 九

九成不可苟安

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在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綱楊沂中軍潰會于宿州見上走還泗見上金人屠宿州綱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時諸大帥皆還綱冬十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治山西太原府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离喝

王忠植死節

金封孔璠為衍聖公

犯慶陽今陝西慶陽府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吸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今陝西延安府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見上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乞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諡義節綱臨安火綱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煩為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綱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發置屯田於中原

予金而惜

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予金而惜宋

也。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

凡女真金本號奚契丹東胡種名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

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

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見上

南至淮見上隴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

落間。

綱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

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兀朮自

敗後留屯京汴京亭見上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

還乃攻陷壽春見上遂渡淮入廬州今江西南廬州府詔張俊

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尋詔韓

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今廬州府合肥縣趨歷陽即

州屬江南遊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請急擊之

即渡采石見上卷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

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

在和州含山縣小岷山西既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又敗兀

朮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綱楊沂中劉錡敗金兀朮

王德和州之捷

楊劉拓皇
之捷

于柘臯。遂復廬州。劉錡自太平今江南太平府渡江與張

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在廬

州府巢縣東南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

柘臯河名在巢縣西北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

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在巢縣西廣二丈。錡命曳

葉拖也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鏘

也。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

德田帥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

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

曳薪疊橋

長斧如磨
而進

此順昌旗

機會復何待。即與錡士馬先迎敵。沂中繼之。金人以

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見七七卷二八戰。沂中曰。虜恃

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磨而進。虜遂大

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在江南鳳陽府盱眙縣東虜望見

驚曰。此順昌見上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是

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

親帥兵逆迎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敗

遂復廬州。綱。金主親祀孔子。綱。三月。張俊楊沂中

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即鳳陽府。俊使沂中救之。敗。

績。乃皆還鎮。後歸建康。錡。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

還次舒州。今江西南安慶府。綱金兀朮渡淮北去。孫近罷。綱

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

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綱罷三宣撫司。五月。

詔張俊岳飛如楚州。見上。閱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

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

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至楚州。俊欲脩城。

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綱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

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綱罷淮北宣撫判

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時沂中

張俊附秦檜

岳飛諫脩楚州城

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濠州岳飛不

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

府。今湖廣荆州府。綱八月。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

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子學行之非。自兵部

侍郎出知溫州。今浙江温州府。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

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

六經。易書詩春秋禮樂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

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

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

龜山三經義解
王居正三經辨學

二君有功 聖門

秦檜力謀 殺岳飛

復言王氏學廣義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霾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
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
 綱罷岳飛奉朝請曰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
 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惠
也怒恨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
 元术遺去聲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
 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
 夫万麥俟奇復姓离肩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

疊陣法

見上見卷六十三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
即楚州而不守乃罷為萬壽觀貫使奉朝請見二十五
 綱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回吳璘
 進兵拔秦州屬陝西鞏昌府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
 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
 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鏑居前坐不得起次
 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
 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
 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耕代代則以鼓

此古束伍令

吳璘輕表 駐馬

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
 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殺也。盡於此乎璘曰此
 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
 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
 次剡鹽上聲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
 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犯璘先以兵挑之見五一
 戰胡蓋出磨上見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卷七挑
 器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
 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

秦檜矯詔 下岳飛獄

張俊為秦 檜謀殺岳 飛

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
 附而楊政拔隴州見上郭浩復華州屬陝西入陝州
 屬河南河南府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今陝西
 鳳浩還延安今陝西政還鞏鞏州今陝西世將惟浩歎
 而已綱莫將還自金兀木欲議和莫將久留於綱冬十
 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綱秦檜矯詔下岳飛
 于大理獄曰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
 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
 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俊因劫以

鵬兒

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訶號鵬貂。大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驚鳥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今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南鎮。見上。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俊親行鞫菊鍊鞫問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憲至臨安，下大

背涅盡忠
報國四大
字

理寺獄。檜奏名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名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刺字以青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

士優救岳飛

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
 命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
 證者或教中離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見上十三
 卷三為言一。離喜白檜二。離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
 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附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優鳥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
 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
 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

莫須有

跨驢攜酒

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綱韓
 世忠罷目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抗
 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
 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
 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去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
 遊西湖在杭州府城西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
 將佐穿得見其面綱而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謂鳥見弓
 勢可綱十一月范同罷綱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
 院事奉表稱臣于金目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

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見卷二十七

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

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鑄往使鑄至汴汴州宋舊都今河南開封

府見元术遂如會寧見上卷廣義嗚呼用奸臣殺良將

此高宗之素志

母妻之大讎者此高宗之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

秦檜殺岳飛

昇與也金綱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今湖廣武昌府

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治廣東廣州府於是

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

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附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見上

三在金以蠟書以蠟為丸置書其中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

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將酌酒相賀飛事親老家無

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樞美遺之飛曰

主上宵旰幹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

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退何以家為或謂天下

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

武穆忠孝

却名姝

辭營第

論太平

用兵

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同虜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如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汴京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見七九卷九其戰元术於潁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見上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

善以少擊衆

謀定後戰

撼岳家軍難

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見二十四卷二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高宗壞萬里長城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離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日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見上卷四

為普安郡王。目封崇國公。據見上。為恩平郡王。綱詔諸州脩學宮。綱何鑄還白金。目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名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稅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

與帝母韋氏。綱三月放齊安王士儂于建州。秦檜惡岳

也。綱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綱夏

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金遣左宣徽使劉善以

善音括。綱六月。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綱秋。八

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

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易總服。綱皇

太后韋氏至自金。后至臨安。入。綱九月。以孟忠厚為

樞密使。充樞密使。綱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

也。綱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金循契

之綱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

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綱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

事綱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

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綱十一月張俊免綱初俊贊秦檜成和

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後及和議定諸將罷而

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莫論之遂罷為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見上綱劉光世

卒綱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

肯為國任事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故

劉光世不逮韓岳

秦熈脩日曆

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綱徽猷閣

待制致仕尹焞卒綱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

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綱詔

祕書少監秦熈希脩日曆綱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

孽子熈養之南省禮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

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熈次之歷官祕書少監檜

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

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耕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

已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綱孟

忠厚罷。目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塔也未嘗親附。至是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作太學

綱癸亥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宅為之。綱二

月。作景靈宮。

遣官自溫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註音溫州見七

奉安焉。

八卷二六

綱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目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

今河南開封府。即汴京也。

見四卷

四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

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綱

王次翁罷。六月。程克俊罷。綱秋七月。行人洪皓。張

邵朱弁還自金。

發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嘉不辱也。

目自建炎

高宗年號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

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

見七八卷十七距會寧

三。二百里。屢因謀。見上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

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

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

洪皓忠貫
日月
雖蘇武不
能過

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
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
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見十五卷十二不能過豈可捨朕去
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張金人所憚
乃不得用錢塘臨安治今杭州府錢塘縣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
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今江西鄱被囚見七十八卷二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鄆
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

朱弁義不
先歸

俱勵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見上卷二僧
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金人徙之會寧見上及還人見除
祕書脩撰主管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
改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見七七卷末既就
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
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問必死豈應今
日覲記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
去蚤伸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僕骨外國猶生
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見同上以為

臥起與印俱

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弱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戲。饋客生遺。去聲。以困之。弁忍飢待盡。食及芻米也。饋也。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

書六經刻石太學復置三館

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宜教郎直祕閣。而卒。綱。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綱。冬。十。二月。金人來聘。賀正且也。自是歲如之。綱。復置三館。目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見六四。卷四。四。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仁宗朝。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

樂平水關

安得人才用邪。

綱甲子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樂平水關。

明發

水者陰類樂平

水關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關者此綱目之所特書也

目樂平縣屬

西饒州府

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

百畝為頃

田中水類為物所

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低防房而水自

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

雷穿牆毀樓二水關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

解各復故綱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焰簽書樞密院事

萬俟卨秦檜故罷

綱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目國學大成殿

胡宏移書責高闕

成司業高闕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

見五二卷八

於殿門

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

闕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

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

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讎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而為

大恩問蛤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晏安之

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

初禁野史

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廣高閣義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蹇剝之時。綱夏四月，初禁野史。自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

靜軒周氏曰：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廢，蘇管蔡不能廢，周公趙盾不能

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泐窮則通，從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扼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音柅音你。

閩浙大水

綱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文會劾炤免，即以言者代之。綱閩、浙、江、大水。自內侍右武

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變理。見六七乖盤同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見四卷十七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鏐於萬安軍。今廣東瓊州府

萬州伯麟於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罷皓提舉江州。今江府太

平觀綱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綱鼎在潮見上五

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

請正建國公見上皇子之號卷四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

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

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見上邪謀密計轉相扇惑

以微驕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

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懷餘生之無幾丹

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見三八猶

趙鼎謝表

此老倔強

猶片

肉簡牌

昔綱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綱右正言何若指

程頤張載見七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

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綱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

愿簽書樞密院事綱愿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

號之為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綱王倫為金

所殺明發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為無罪故其見

以明其有可殺之道綱金欲以倫為平州今直隸路

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脇以威遣使來趣

促倫拒益力金仗其使俾縊意殺之

幸秦檜第

張母

綱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發高宗與金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顧乃御明殿受朝晏然自肆則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直書日初深也綱夏四月朔彗見五卷出東方大赦綱六月朔日食綱帝幸秦檜第上賜檜第車駕親幸加檜妻郡夫人孫墳堪坦並除直祕閣賜三品服墳時方九歲專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祭器綱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目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哲宗年號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

行藉田禮

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粹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見四卷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屬廣東居住尋徙永州今湖廣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今湖廣與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綱冬十月揚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綱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行藉田見二十一禮目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

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見四八卷十五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於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綱**秋九月。

金劉豫死

綱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

參知政事。何若罷。夏四月。以江勃簽書樞密院事。

綱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之也。

英州見七卷九**綱**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綱**鼎潛

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

饋醪。牢米。會降旨趙鼎李光紹興十一年秦檜忌李

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

去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

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

旌云。身騎箕尾。東方宿名。莊子傳說乘東歸天上。氣

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

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

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

趙鼎書銘

和
金及蒙古

鼎為稱首。綱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蜀有方
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綱冬十二月。金
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撫司亦罷。綱冬十二月。金
及蒙古和。目初捷。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
故部曲以叛。與蒙古見上通。蒙古益強。兀朮討之。連
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
與之。歲遺去牛羊米豆。且立其長熬羅勃極烈。見七
九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
甚厚。於是蒙古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發書金及
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浸強。
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

之興
亡矣

綱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
熈知樞密院事。綱夏四月。秦熈罷。為觀文殿學士。兼
侍讀。位次右僕射。熈乞避父子共綱五月。放浙東。治
江紹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綱顯忠熟知西邊山川
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今浙江
居住。綱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八月。汪勃罷。以詹大
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
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兀朮卒。綱十一月。竄胡銓

綱蓋易知錄 卷八 一 宋高宗 三十

于海南綱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本名迪古乃太祖

幹本之子金主亶從弟也

綱已巳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以冬十二月金

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綱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

檜不克檜殺之目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

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推窮

罪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

殺汝也詔磔窄也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

施全忠義

李光私史

長挺以自衛綱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及簽書

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位也綱下李光子孟堅于大

理獄流之峽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

差雌目光在瓊今廣東瓊州府見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

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見七十七卷

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

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

除名編管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於是胡寅程瑀與潘良

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

兩監易知錄 卷八 一 宋高宗 三一

夏二子傳

潛光亭

有差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今廣西梧州府容縣綱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至是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綱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等夷其族亮復忌之也綱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綱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綱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綱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

欽宗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委而退

綱三月金主大營宮室于燕綱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同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

者多謂上京即會寧見上卷二二僻在一隅不若徙燕即燕京今直隸

順天府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

右丞相張通古等調去聲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一依

汴京見上十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後毀務

極華麗綱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

王韓世忠卒綱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

孝宗朝追封斬王諡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綱**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綱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伏

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一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二

綱以博交關有備茶賦。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且金

主自上京。見上卷末至燕京。見同上初備法駕下詔改元以

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

燕金遷都于

府汴京見同上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

中京大定府見八十四卷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

同府見同上如舊綱冬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春正月地震夏六月史

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張俊卒目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

劉錡見上卷附秦檜殺岳飛見上卷為世所鄙薄焉

綱以敷文閣待制秦埴喧檜子脩撰實錄院綱冬十

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

院事加秦熈少傅封嘉國公綱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夏四月施鉅罷六月鄭

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綱改岳州今湖廣

為純州岳陽軍州治岳為華陽軍目或言岳州乃岳飛

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

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今湖廣武昌府於我州何與而改

之綱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

火宮室盡焚金主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

大怒杖殺長寧綱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

獄目秦檜於一德格天閣見上卷書趙鼎李光胡

一德格天閣

金汴京火

檜病不能書

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見十九卷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名錫告宗室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今福建汀州府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哲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費贖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綱以董德元參知政事秦檜門人綱冬十月徙洪皓於袁

州未至卒綱皓居英州見上卷九年始復朝奉郎徙

袁州今江西袁州府至南雄今廣東南雄府卒卒後一日秦檜死皓

久在北庭見上卷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

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

讒罵聞者悼之綱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

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綱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

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

卿不當與預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

仕是夕檜卒贈申王諡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

秦檜死

誤國忘讎。數如也。倫書洪範篇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朱子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

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綱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

綱自便二十二年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綱**以魏良臣參知政事

綱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

光胡銓于近州。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綱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

等官。二月。魏良臣罷。**綱**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

竄梁勛而
下詔

事已定也。綱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綱竄東平進士梁勛。勛
于遠州。目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
管勛於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
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變也。定議邪。近者
無知之輩鼓倡浮言。浮誕不根之言以惑眾聽。朕甚駭之。自
今有此當重置典憲。綱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
右僕射。夜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目初秦
檜病篤名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祝以後事各贈
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

張綱篤守

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
任之。綱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
。綱秋七月彗。見五卷十三出并詔求直言。綱八月程克俊
罷以張綱參知政事。目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
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己以
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綱九月以陳誠
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
張浚于永州。見上卷二十八目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
不肖莫不傾心慕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
殿大學士判洪州今江西南昌府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
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
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
煙入聲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
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
浚乃若禍在年歲閒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
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
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張浚上疏極言

綱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
事三月万俟卨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
僕射同平章事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湯鵬舉免
綱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
院事王綸同知院事綱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以通為謀綱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目
主議典兵南侵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
強弱而先擇將帥蒐閱也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

金議南侵

金營沐宮

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治四川成都府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綱冬十月金營沐宮
綱已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綱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今四川成都府綿州
目道夫使金還具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綱六月陳

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綱八

月名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目熹徽州今江南婺源

務源今徽州府婺源縣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今江西

州疾亟屬祝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揮三人學有

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

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

為泉州今福建泉州府同安今泉州同安縣縣主簿罷歸聞延平見

十卷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二程之正徒步往從

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

三人學有淵源

徒步往從李侗學以居敬為主

室武夷山在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

市上聞其賢故名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

愨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

學見八十五卷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鈔抄本默誦夜

以繼日聞涪浮陵今四川重慶府涪州譙定受易學於頤二人

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染也故不有見

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

是一意下學未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見故山

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祕

潛鈔默誦

一意下學

力田賣藥籍溪先生

草堂讀書

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

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

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

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

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去聲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去聲

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七卷一見七仲子以父

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今福建興化府通判隱居武夷山

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

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

白水先生

不遠復三言

屏山先生

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不遠復謂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也。易復卦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繫辭下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綱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皇太后韋氏崩。年八十。諡顯仁。綱冬。十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綱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綱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目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

范如圭獻仁宗朝名臣奏章

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謂普安恩平二王也。見上卷十九邸見上卷二。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見六一卷九。提點刑獄范如圭端人聲。採也。至和嘉祐俱仁宗年號。間名臣奏章。仁宗無嗣大臣請建儲疏也。凡二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綱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

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入。

十卷簿主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

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今浙江教授。檜死，倬知惠

州。今廣東陸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滯也。如此，倬

言為檜所扼，帝愀惻然動慰諭，自送之。且曰：人不

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悲益。帝

信任之。綱八月，賀允中致仕。綱九月，以李寶為浙西

治杭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

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今江南

蘇州府

督海舟捍禦。綱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侍御史

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

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

典，遂奉祠。綱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

會子。如交子，關子之類。交子見六儲見錢於城內外

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於兩

浙。見七十遂通行諸州。

綱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春正月朔，日食。

帝不受朝。綱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轍言春

初行會子

汪澈天變疏

經義詩賦兩科取士

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辭也而又無女謁婦人請之私意者殆為去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綱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目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神宗年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

復立兩科末為成憲從之綱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綱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綱以吳拱知襄陽府目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福建蜀四川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

綱鑑易知錄

卷八二 宋高宗

十一

立馬吳山
第一峰

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今湖廣襄陽漢
陽二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見上西路都統制吳拱
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拱見八玠卷三之子也。綱夏
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目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
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在杭州府治南絕頂題詩
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
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端午為天中節
亮謂全曰。汝見宋主節面數上其焚南京宮室沿邊

金遷都于
汴

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乞之。
且索漢漢水在湖淮南鳳陽府淮淮水在江之地。如不從則厲聲
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
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
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
全復曰。趙桓欽宗名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
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綱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綱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時宿將無在者。乃以
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綱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七月。

魏勝起兵復海州

金大括馬于諸路。綱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綱八月宿遷。今江南淮安府宿遷縣。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目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即淮安府。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屬淮安府。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

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見四二卷七。如故。綱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兀氏九月遂大舉入寇。目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朔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弒之。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九月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龍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見八三卷四。入淮東。遠近大震。綱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綱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俱見五九卷二五。洮州。見七四卷三三。三州。綱劉

王友直忠義

錡遣兵復泗州。屬江南鳳陽府綱高平。今山西澤州高平縣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目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變也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見上卷四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綱冬十月金人圍海州見上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綱金人

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今江南淮安府以拒之綱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目金東京見上畱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眾心歸之會故吏六介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畱守高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僕揚亮罪惡數十事綱劉錡將王權軍潰會於昭關見上卷十一錡引還揚州見金主亮入廬州見同上權自和州綱帝親征詔葉義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二 宋高宗 十四

陳康伯焚
詔後奏

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帝聞王權敗
名揚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
議欲航杭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
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越州今浙
趨閩閩州治福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
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
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綱王權退屯

采石見上卷

金主亮入和州見同

綱李寶大破金人

于陳家島在山東萊州府

殺其將完顏鄭家

綱金人

陷揚州。劉錡遣兵拒於阜角林在揚州府

大敗之。綱

十一月。名張浚判建康府。目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

疏極言浚忠蓋見五四

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今江

南江

浚至岳陽今湖廣

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

府

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燄漲障。天愼毋

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

乘輿見三

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

張浚赴君
父之急

者綱編管王權於瓊州今廣東瓊州府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綱金人侵瓜洲葉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祀禦之敗

績義問走建康綱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

趨揚州直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

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

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

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迎李

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

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

虞允文采石之捷

虞允文將略

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名諸將勉

以忠義曰金帛告命見七二卷三四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

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

督戰他人壞怪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

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

二並傍也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

小港講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搜之總名絕直渡江而來瞬舜息之閒抵南岸

者七十艘直薄博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

時俊揮雙刀出

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去聲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
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秋船
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會卒
自光州屬河南汝寧府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
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石大敗之。金
兵還和州。見上會報曹國公已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
亮拊髀見三五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
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率其軍趨揚州。

虞允文識時遠權

雲間張氏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其成功。若是之速哉。日允文之識時遠權。岳武穆之

書生優於宿將

所不及也。况亮已知。雖為國人所立。自知舉國
之人皆不願戴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
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
雖欲勝。而心實孤焉。况亮以貪暴殘虐御下。允
文所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
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日然則其與謝玄之淝水
乎。日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
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
迫。故不顧矯制之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
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謝玄見三三卷二五。周瑜見二六卷十七。劉錡見上卷二。

綱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
討使。且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去聲之曰。敵入揚州。必

與瓜洲兵合京口今江南鎮江府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

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

兵滁除河在江南江寧府六合縣造三牖暫入聲牖以版蔽水也儲水深

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

凡二十萬允文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

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

為招討使閔淮東顯忠淮西拱湖北京西

大功出一儒生

張韓劉岳

雲間張氏曰劉錡為將無瑕可指世稱張韓劉岳之劉謂光世也若以光世之劉為劉錡之劉則庶乎得音張韓劉岳張浚韓其當矣

綱金主亮為其下所殺目亮至瓜洲居於龜山見七卷

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

流上下二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

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

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

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

耶律元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

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詰

乞旦也。明旦也。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博。通也。亮營。遂殺之。

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

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吸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

皆北還。**綱**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綱**帝

如建康。日張浚至建康。見上十五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

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莫

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綱**

金主雍入燕。見上卷末

張浚風采隱然

綱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綱**山東人

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目**金主亮死。

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

自稱天平節度。治東平州使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歷城

縣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

詣行在。見三三卷六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綱**金

主雍遣使來聘。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綱**二

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目**允文還朝。帝慰藉嘉

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見七六卷二八及是陛辭。言

辛棄疾勸耿京來歸

虞允文比裴度

虞允文請
恢復中原

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綱帝還臨安。綱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分兵守和尚原。在寶雞府寶雞縣金人走寶雞。綱楊椿罷。綱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綱錡以劉汜敗。見上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

劉錡有儒
將風

洪邁使金

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濟平恨而沒。綱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綱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目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

綱監易知錄

卷八

宋高宗

二十一

洪邁不愧乃父

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
 好去聲不成。至燕金閣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於表
 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
 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畱邁。張
 浩金尚書令不可。乃遣還邁。皓見上卷季子也。綱夏四月
 以汪澈參知政事。綱金人復攻海州見上卷鎮江今江
 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綱金追廢亮為海陵
 煬王。綱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脊。慎目初
 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見上

孝宗直氣凜然

不勝。升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
 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去聲草奏
 請扈戶。侍。躡見十一。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
 將。遂命從幸金陵今江南江寧。及還臨安。帝欲遜位。
 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
 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脊。廣孝宗之在
 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於范冲朱震尹焞者多。
 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端人正士而預養國本。
 哉。音范冲朱震見八十卷七。綱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
 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綱六月追封子偁見七九
 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

為秀王諡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綱朱倬罷綱帝傳位于太子自

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上皇退居

高宗付託得人

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未交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願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嗾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綱帝朝太上皇於德壽宮帝五月初一朔太上皇綱以

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二人帝

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閣門事綱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朱子封

事

帝王之學

綱監南嶽廟南嶽衡山也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朱熹上封事密奏也首

脩攘之計

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

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

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孑然無

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

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

本原之地

之強弱觀彼覺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
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
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
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綱
秋七月名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目
帝手書名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
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
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

手書名張浚

史浩沮張浚

自歸敵讎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
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
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
掎角見七十六卷二五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建王邸也
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見十五瓜洲見十八浚言不
守兩淮而守江於是示敵以削弱忘戰守之氣不若
先城泗州見十三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
沮之竟無成功廣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
義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致之於
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孟子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二

宋高宗

二七

官岳武穆
孫六人

虞允文諫
棄三路

今日有八
可戰

乎。綱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綱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綱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見上十九北不可過德山今東濟南順州今直隸順天府順義縣若兵宿舍於外去川口蜀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下秦鳳等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

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今江南太平府。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綱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綱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見上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見八十八卷八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見五十一卷十一綱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綱詔吳璘班師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孝宗皇帝名昚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也母張氏生昚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二 宋孝宗 二四

置武舉十科

無嗣育為皇太子受禪在位二十七年復內禪壽六十八歲而崩。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無釁可乘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綱癸未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綱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璘得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上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見上卷十五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見七卷六熙

河見上同末興治陝西西安府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

金取綱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綱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目浚

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字敬

夫號南軒赴行在見三三卷六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見上以

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軟平聲壩岸邊地以為吳璘聲援帝

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

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

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見四一諸人

倚魏公如長城

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綱二月黃祖舜罷綱三月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目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酒饕也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

辛次膺直
言稱首

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是也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綱金人以書來求海泗俱見上唐鄧商俱見上州之地及歲幣且遣滿察徒穆大周仁糧脩城將為南攻計綱張燾罷綱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目帝銳胃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見上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乞浚曰帝王之兵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二 宋孝宗 二十六

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二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絳縣屬江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陽靈壁今鳳陽府出濠州即鳳陽府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綱五月。史浩免。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浩因奏言。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也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謀。

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屬浙綱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斗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見上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綱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綱

李邵二將不協

招撫真關
西將軍

顯忠兵傅附宿州屬鳳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

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顯忠初爲淮

真關西將軍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故稱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

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揚椿上城。開北門。不

諭時。拔其城。宏淵等殿顯去聲。後趣促之。遂復宿州。中

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去聲。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

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

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現。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

忠爲淮南治江南京東。京東汴京。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招討使。宏

李顯忠

淵副之。綱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大中節也。綱以

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綱李顯忠部

宏淵之師潰於符離。目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南今歸

德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亨撒復自汴今州

南開。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

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

忠用克敵弓射石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

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避。甲苦戰乎。人心遂搖。

無復鬪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宏淵又言

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
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
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見八十八卷師大潰是舉
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
見同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今江
上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見上撫將士遂還揚
州今江南北疏自劾綱六月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
事綱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云州
初宿師之還上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

掣肘

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
見九卷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
二八終之浚乃大飭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
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
今臣以孤蹤動輒掣掣入肘喻為人所牽制也掣引
賤為單父介子賤借善書者一人從旁引其肘書醜
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
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
命母徵發單父化盛行帝覽奏謂棊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
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二 宋孝宗 二十一

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見十五卷二三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今四川順慶府團練副使筠州今江西瑞州府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綱辛次膺罷目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名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

張浚諫和金

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綱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綱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奏使浚自効故也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綱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目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

張闡諫和金

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也。緩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俱見上二等州。乃正隆金主亮年號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殘殘債病也。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敕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

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綱**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綱**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目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去聲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棧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見七九卷九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二 宋孝宗

三十一

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

陳良翰諫
遣王之望

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追使人罷和議矣。綱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名張浚還。陳康伯等以和金未決。乞名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

張浚上疏
力辨其失

事豈同戲劇極劇亦戲也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

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

金主完顏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

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

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

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福難以復收

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綱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目**熹應詔入對言

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見上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

賢姦並相

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
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綱**十二月陳康
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靜軒周氏曰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子小人之
不能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為相此君子小人之
不可共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
此其驗耳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637